绿色信天游

■郝随穗

新时代之歌

一

陕北，是一个由多个意象符号组成的名词。民歌、黄土、剪纸，都是这些符号相互独立又有内在关联的支撑体。陕北又是一个宏大的文化景观，风沙、窑洞等等，均属于这个景观的文化元素。陕北还是一首诗词，塞上秋来、大漠落日、万里雪飘，这些写尽山川大地风土人情的壮美诗句，已成为陕北地理意义上最具有色彩的形容词。

陕北是一大片黄土色的高原，莽莽大地上还能看得见其他色彩，红的山丹丹花，白的羊肚子手巾，以及高亢到蓝天的民谣、扭起大秧歌的黄绿彩绸。千百年来，生息于此的子民用纯朴和厚道修行，用旧时光中的苦难和负重拜日月。天地开阔、山路蜿蜒、河流曲折、草木向上。

长城以南、黄河以西，陕北坐标昭然于天地间。陕北话题由此放任一条蛮荒与文明的黄河，讲述一万座大山的神话与传说，呈现古老与现代承载起的时光周转与瑰丽。

二

来一场虚拟的旅行，把时光置入退耕还林前的日子里，在当时的山水天地间真实地亲历风沙侵袭自然环境的初春。春初，在大江南北的时序里是春和景明、春机盎然的季节，而在陕北，却是一年中最为难熬的日子，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沙尘暴就要如约而来。遮天蔽日、昏天暗地的沙尘暴把陕北大地上稀薄的春光扫得一干二净，徒留于大地的是满目疮痍的枯草飞扬、断树折枝，更不忍面对的是狂风中卷起来的沙砾石子，犹如一阵密集的点式扫射，使行走其中的人整个脸部瞬间布满黑色。风是黑色的、黏稠的、排山倒海的，席卷而过时，身轻的人会被卷起来，一些鸡和小猪如果躲避不及，就会被沙尘暴吹出很远。

春初的沙尘暴，在陕北也叫“老黄风”。老是一种资历和沉淀，也是一种经验和分量；黄是一种凌厉和锋芒，也是一种高于色彩的面目，风在这里被曲解、被扭曲、被放大、被隐喻。“老黄风”三个字的内在意义组合在一起，其庞大的破坏性，所向披靡。

那首被信天游唱词深度解读的《刮大风》，常刮得石碾子的碾盘翻烧饼，刮得石轱辘飞起来。“老黄风”撼动的是风暴中无以安宁的万物，撼不动的是苦日子里活下来的一辈一辈的陕北人。

民歌是沙尘暴中吟唱出来的另一种表达，那些依托在日常之中的民俗，也是沙尘暴中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是对生命与自然对等的精神存在。陕北人，之所以把苦难用艺术手法去化解，是因为这里的人在漫长艰苦条件下形成了乐观而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深懂自然灾害，懂得眼前的沙尘暴卷走田地里刚刚破土而出的禾苗意味着什么，懂得沙尘暴将山坡上的小树苗连根拔起将会带来什么，他们目睹这一年又一年的沙尘暴对这片土地的撕毁，将要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境遇。他们懂得一切，但是他们从没有因此而退却过、放弃过，他们用精神语言来化解这种不可抗拒的苦难，这种语言就是陕北民歌。

写着沙尘暴的时光太漫长，数千年的时光里这方水土和人们，在沙尘暴的呼啸中走到上个世纪90年代。

退耕还林，这不仅仅是一项国家的政策，在我看来更具有解除魔咒的法宝功能。对于国家而言，这片黄土地上开垦出来的土地太贫瘠太脆弱，种下的五谷经不住一场狂风暴雨的折腾就会让土地的主人颗粒无收、血本无归；于是一个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大手笔在千山万壑间展开，种庄稼的人开始种树，种树的人可以在国家的庇佑下过上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

短短二三十年光景，满目苍黄、风暴肆虐的陕北，已是绿水青山、满目苍翠的另一番景象。那每年初春都要来的沙尘暴来的次数越来越少，那些多年不见的喜鹊和乌鸦回来了，那么多野生动物在树林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三

水是生命之源。

黄河是被中华民族誉为“母亲河”的一条黄色的河流，给黄河水“命名”的黄土高原，以其掉皮掉肉、流血断肢的代价赋予了这条河流肤色和灵魂。黄土，已然成为这条河流的图腾，成为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以自己的风骨和精神汇入大海的一支劲旅。

黄河从青海的三江源一路而来、不可逆转地前行。黄河一直在黄色的流动中，一直在大自然对黄土高原的百般肆虐中奔腾着。大自然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竟然可以改变肤色，可以由浑浊渐渐变清，可以不再愤怒，不再肆无忌惮。70多年治理黄河，黄河不仅解决了“决口”“改道”的历史难题，更得到了南水北调的水源。

随便选择一座黄河两岸的山头，站在那里看看黄河。它就是一条龙，就是一个母亲的乳汁，就是一种悲壮而雄浑的蜿蜒，就是一部天地苍生的沉浮录。以南水北调那个时间点为坐标，向前看，黄河是生存艰难之象；向后看，黄河是美丽风景。

这是陕北境内的黄河，是来自陕北黄河段的视角。陕北是一个历史性话题，也是这个时代不可忽略的话题。历史上的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历史上这里成为战略要地，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广泛交融的地方。这种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豪爽仗义、扶危济困、舍生忘死，并且创造和传承了极具魅力的民歌基因。

而这种特点的形成，必须是在黄河的影响之下。黄河作为一条河流的另一种意义，它的存在与奔腾昭示的是对生命的觉醒和鞭策，它虽然是一条令人爱恨交织的河流，但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的气势深远地影响和改变了陕北人。

“黄河之水天上来”，有一种理解是，黄河的一部分水来自天上。来自天上的水自然就是雨水，雨水在雷电作用下有时候会倾盆大雨，那么黄土高原的黄土就会在大雨的冲刷下，于千沟万壑中迅速形成山洪，山洪向低处一泻而下，然后聚集在河道里，再以势不可挡的蛮荒之力冲向黄河。这样的山洪年年发生，年年在为黄河输入桀骜不驯的血液。陕北的干旱也是恐怖的，一年之中下不了几场雨，一旦下雨就是大雨，大雨就是山洪的另一种存在，这种存在致使干涸的土地雪上加霜。

20多年的退耕还林改变了黄河的肤色，黄河水质逐渐改善的事实摆在眼前，黄河不仅仅是母亲河，更是一条流淌着血性和骨气，流淌着美丽和情怀的河。

黄河是大自然派来的一种力量，它在苦难中升腾精神宣言，它需要纯粹的水的品质来实现大海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正是陕北人用20多年时间帮助它实现的。20多年的时间在时光之中是沧海一粟，但它却逐渐改变了黄河的肤色，它让黄河成为真正的水。

四

音乐是最懂得人间烟火的一种艺术，它酝酿和诞生于民间草木山河之中。它如同山野之风徐徐而来，以恰如其分的旋律触及人的内心，成为人类的心灵语言。

在陕北，信天游这种音乐的地域性概念，给民歌赋予的意义不可低估。它的价值体现在对地域的深度解读中，获取这方水土内在的组成元素，比如被天灾破坏生态的深重苦难，比如被放言为生命禁区的难熬苦焦，比如被雨水忘却的十年九旱等等。悲壮，成为这个地域概念中的主题色彩。因此，陕北人沉重的生命感，从信天游的传唱中生动地体现出来。而信天游对于陕北人而言，它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存在。音乐作为一种抒情化的语言，更能表达人的内心感受和情绪变化。陕北人与信天游所建立的关系是歌中有我、我中有歌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信天游对人的解读主要体现在一个“情”字上，这个情，在信天游的唱词中更多的是爱情。陕北人懂得爱，懂得珍惜爱，更懂得用民歌形式保存这种爱、传唱这种爱，把生命中刻骨铭心的爱情以信天游的形式留存在这片黄土地上。

信天游的双重意义是自然与人在排斥、冲突、和解、融合中形成的。信天游作为黄土地上从古至今传唱不衰的民谣，如同柴米油盐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滋养着陕北人。

从旧时光的场景中打望那些正在远去却总能温暖我们的往事：山路上背着暮色归来的父亲；村口瞭望着“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归来的要命的二妹子；山峁上挎着土枪过黄河打鬼子的“烧酒盅盅量米也不嫌你穷”的三哥哥；一次次吆骡子拉盐走西口的硬汉子心上人……陕北，就是一场用黄土做的风花雪月。凌厉的风沙中，民谣有着宋词的委婉；粗犷的大地上，民谣有着唐诗的浪漫。民谣是一曲陕北心灵史，它不仅仅记载了自古以来的陕北故事，更记录了陕北情感之中珍贵的爱情。

陕北民歌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曲甚多，这些歌曲的感染力净化和提高了一代又一代陕北人追求美好生活和爱情的忠贞度。

时代在进步中改变着人，陕北人在改变中把旧时光中的事儿珍藏于民谣之中。而陕北民歌作为陕北人不可缺失的心灵语言，至今依旧是他们发出诉求的最好表达方式。当下的日子完全刷新了以往的苦难色彩，安居乐业中的陕北人正在用古老的民谣致敬父辈们在那个时代的不容易。

人间烟火正旺，民谣里的陕北，不再是黄沙漫天、蛮荒偏远的陕北。交通和网络正在加速消除距离，再大的世界、再远的地方，也就是速度之中的一个站点。陕北，地域文化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纯朴形象，正在这个时代的进程中，以民谣的方式，延续着这方水土的香火。

栖息在时光的山峁，我来问好你的天空，青瓷就是你话语的品质，与我一次次相逢在山水册页中。在这嘹亮的信天游中，我仿佛看到了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陕北人改变天地的力量。信天游，这绿色的歌，如今已成为黄土高原的雄浑吟唱。

奋斗·青春

仰望守山岁月

■魏石磊

真正触动过心灵的时光，总会深藏于记忆之中，每一想起，就会荡起情感的涟漪。

因为疫情，单位提倡适当分散办公。一人、一床、一桌，独自封闭，状态恰似我军旅生涯的第一站——原北空某雷达旅华山中继站。

2007年军校毕业分配，怀揣“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质朴理想，年轻的我背起行囊，踌躇满志地上山了。

华山，相对高度500多米，是当地周边最高的一座大山。之所以与西岳华山同名，是老百姓为了形容山之高、山之险。山路陡峭、崎岖，刚好能过一辆解放141。坐在车厢里，我总感觉外侧车轮在凌空转动，脑海里不由地闪现《蜀道难》的句子，“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队文书小席也是第一次上山，与我一样，脸色一阵阵的煞白，直言与坐“过山车”一般。后来才得知，给我们开车的驾驶员老朱，是全旅唯一一个让领导放心的敢上山的司机。一次，一位干部带车往山上送水，因为刚下完雨，山路湿滑，送水车的右轮卡在了十多米高的悬崖边不能动弹。关键时刻，驾驶员老朱一动不动，保持着车辆平衡，直到山下连队官兵上山增援，合力将车抬到路上。后来，听说这个干部下山后惊魂未定，好几天没有去饭堂，一时成为官兵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汽车在山路上盘旋了近半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山顶。华山中继站担负某项通信任务，先前驻守一个排，后来随着通信手段的逐步改进，人员越来越少，到我来时，山上只有3人驻守。两个老兵，一个姓袁、一个姓郭。

山头不大，不到一天工夫，就基本掌握了情况。山上条件确实艰苦，每十天半月就得靠水车运送一次水。当时还没有安装洗浴设备，大家特别珍惜用水，每次洗澡，烧一壶水，全身擦拭几遍就算搞定。

先前，从山下营部到山上有一根长长的索道。吃饭时，山下炊事班将饭菜放入篮筐，慢慢摇到山上。但是常常饭菜摇上来，已经冰凉。为此，山上官兵申请了自行开伙。每周派一个人去山下赶集买菜，然后山下连队派十来个人，人手两个塑料袋，步行近一个小时送菜上山。做饭大家轮流做，老袁还自考了国家二级厨师资格证。做饭水平不敢恭维的我，只有刷碗的份。

其实，山上的人不怕艰苦，而是怕寂寞。小站只有3个人，该聊的话，不到两周基本就聊得差不多了。那时山上没有网络，电话信号也不好，打个电话，经常得满山“喂喂”喊着找信号。有时候，你会怀疑是不是山上风大，把电话信号吹跑了。老袁、老郭当时都已结婚，家属来队，总是待不了一段时间就吵着要回去。因为即便大人受得了这种环境，小孩也受不了。

最抓狂的是大雪封山。水车上不来时，山下的战友们就踏雪上山，手提肩背，茶壶、军用水壶、暖瓶齐上阵，能多送一点儿是一点儿。有一年，上级用直升机空投了一些物资，其中一袋猪肉，直到雪完全融化了官兵们才找见。

在这样的艰苦与孤寂中，老袁已在山上待了4年多，老郭待了两年多，仍然坚定乐观，令我心中充满敬意。岗位连着责任，也凸显着价值。山上的首要任务是防雷电，看着乌云即将过来的时候，要提前关闭通信设备。因此，官兵们练就了观测天象的本事，与气象台预报得八九不离十。一次，天气预报没有雷雨，眼见着华山上空不远处飘来一片乌云。我们向山下营部请示关机防雷电，值班参谋不相信能打雷。不一会儿，雷声响起。从此，中继站的天气预报能力令山下官兵折服。

业余时间，我最喜欢的就是读书。清晨，水汽徐升，漫山的云雾在山谷间缓缓流淌。一本好书，一杯茉莉花茶，品茶读书，悠然望云，别有一番意境。

后来，营部宋教导员得知我喜欢写作，就安排我当兼职报道骨干。从此我开启了白天下山到营部工作、晚上上山睡觉的生活。那段时间过得很充实。白天干完活，还能踢一场球，晚上再兴高采烈地上山。

到现在，我依然钦佩自己当年走夜路的胆量。大山里没有一丝亮光，不时传来飞禽走兽的叫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模式，放着音乐，不时高歌一曲，惊起一群野鸟。

后来，我调离中继站，与华山渐行渐远。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华山中继站已经撤编，“华山人”也正式成为历史。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座山、那几个老兵始终印刻在我的心底。

华山，承载着我的军旅起点，见证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初心、坚守与奋斗，是一段我无论何时想起都值得仰望的岁月。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那个麦熟的夏天

■邓一非

仲夏，华北大平原上，最壮观的景象是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熏风吹过麦浪翻滚，如绿色的海洋。就在不经意间，那麦田忽地由绿变黄，骄阳下闪烁着金灿灿的光，风中飘来阵阵麦香。深刻在我记忆年轮的是，入伍头一年那个麦子熟了的夏天。

嘟嘟嘟——一阵急促的起床哨音响后，天还没放亮，连队集合出发，来到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地前。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参加助民劳动。任务下达后，像一场战斗打响，各班进入阵地，每人两条垄边拔边打结扎捆，埋头干了起来。

哗啦、哗啦——拔麦子的声音此起彼伏，各班排、每个人似乎都在暗暗较劲，你追我赶，奋勇争先。那场面，如同在向进攻目标发起冲锋，人人躬身前行，心头只有一个信念——第一个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田头。

我铆足力气跟在班长后面，半个钟头后就跟不上了，班长在前面不时会捎带着替我拔上一截。我不忍拖后腿，更想证实自己这个城市兵一样不怕吃苦受累，拿出了拼尽全力的劲头。心里却犯嘀咕，怎么把收麦子搞得跟打仗一样。

头一天下来，我手上就打满了泡，胳膊腿酸痛，吃饭时筷子都握不住。最艰难的是接下来的三天，手掌上泡叠着泡，裹着纱布，开始很疼，拔一会儿就麻木了；汗水浸透衣裤，又被烈日烘干，泛起一道道汗碱；每天收工后一躺到床上，浑身瘫软像散架了一样。我咬牙坚持着，暗暗给自己鼓劲，既然是打仗就不能败下阵来。

到了第五天，就在我感到要顶不住时，拔起麦子来忽然觉得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手和胳膊平添了几分力气。我紧跟着班长，一直冲在前面。干到地头时，班长看我的眼神好像在说，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书生气未脱的新兵还行。

助民劳动连干了七天，我如同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战役。看得见的收获是手掌磨出了厚厚一层茧子，白皙的脸庞晒成了古铜色，心里更有脱了一层皮的蜕变之感。

原以为这场“考验”算是挺过来了，不承想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全营休整了半天，就驱车奔赴百里外的团部农场。

站在一望无际金黄一片的麦田前，我真有几分大战前的紧张和兴奋，随手揪下一棵麦穗，学着老农的样子在手心搓了搓，把搓出的麦粒送到嘴里，细细咀嚼着那独特的麦香味。从班长那儿知道，麦子熟后最怕遇上刮干热风或下连阴雨，麦收就是一场与天斗和“虎口”夺粮的激战。

眼前这400多亩麦子在等着我们抢收，听到的动员令是抢时间，确保5天内完成任务。全营摆开阵势，挥舞镰刀，甩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这景象，使我脑海里涌出了那句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为了赶任务，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发，连续干十三四个小时，早餐和午餐都在地里吃。第一天，我拿镰刀的右胳膊就肿了。班长说：“我向连里说一下，明天你去炊事班帮一天厨。”

我很坚定地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这连轻伤都不算，睡一觉就好了。”可睡下后，右胳膊一着铺就会被疼醒，只能侧着身子睡。刚满1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一觉醒来胳膊的肿痛果然缓解多了。

那几天太阳特别毒，隔着衣服晒得肩膀生疼，后脖颈子被晒脱了皮，往额头、脸颊上一摸，满是汗水结成的细沙般的盐粒。我每天像在进行一次挑战身体极限、考验战斗意志的长途奔袭。

干到第四天，就在快收工时，接到紧急通知，夜里有大雨，要赶在下雨前把剩余的麦子全部收完。

“检验我们吃苦精神、战斗作风的时候到了，同志们，有没有誓夺全胜的信心？”营长站在田埂上，用沙哑而高亢的嗓音做着简短的战前动员。“有！”全营官兵高举镰刀，吼声震天，群情激昂。

那一刻，我周身的疲劳感被一股激情驱散了。班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挥着拳头说：“加油！胜利在望。”我朝班长使劲儿点了点头。

全营拿出了发起最后冲锋的劲头，当天色暗下来后，麦田亮起了数盏探照灯，一幅挥镰疾如风、挑灯战犹酣的场景。干到夜里11点左右，就在快要收尾时，刮起了大风，连带着淅淅沥沥的雨滴。

我们是冒着大雨把收割完的麦子运回打麦场的，回到宿舍时浑身上下都淋透了，可一场激战后的兴奋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班长一边换着衣服一边风趣地说：“老天爷挺开眼，最后让咱们痛快地洗了个淋浴。”

全班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时，已是夜里12点多。农场为了让大家解乏驱凉，给每个班发了两壶自制的饮料。窗外风声雨声相伴，大家端起盛饮料的碗，把这午夜的晚餐当成了祝捷宴。

“为我们大获全胜，干！”班长话音一落，大家高举的碗碰在一起。就在那一刻，连续奋战近20个小时的疲惫，已被打了一场胜仗的畅快和喜悦冲到了九霄云外。

我所在的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干什么事都像打仗一样，时时处处会把你带进战斗的气氛、冲锋的节奏。这兴许就是部队能像腿上绑大锣——走到哪儿响到哪儿的原因。从这里走出来的官兵，不论兵龄长短，都会有一种无以名状的荣誉感、自豪感，我也一样。

岁月如梭，转眼45年过去了，那个承载兵之初特殊体验的夏天，每每想起都会带给我对人生成长的无尽回味。

凉山攻坚路（中国画） 李 兵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842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05分 印完5时25分